



枕刀春梦

冷剑娥眉
 狮头大侠
 战云飞

美国
 萧逸著



枕刀春梦

(一、二)

〔美〕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0.25印张 4插页 705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i-5000

ISBN 7-80605-877-X/I·765

定价：36.2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冷
劍
娥
眉



郎心如铁

寒林里，蓦地穿出了几只寒鸦——

黑色的羽翼，映衬在灰白色的长空中，打了个转儿，升高，再升高……向着遥远的西半天，一个个轻旋着飞走了。

在雪地里来回走了一趟，卜青娥又回到了亭子里，这么长时间的苦等，真能踏碎了冰鞋，等寒了心！萎缩在西北风下的那匹老黄骠，不时的打着嚏嚕，冻得连眼都睁不开了。

放眼看过去，天地是一色的朦胧，白茫茫一大片，白雪皑皑，覆盖着大地原野……这腊月天，可真有股子冷劲儿……够瞧的！

姑娘在手心里呵了口气，走过去拍拍马的脖子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咱们走吧，那负心人八成是不会来啦！”撩开身上银狐斗蓬，她挺不方便的上了马，身后的剑鞘磕在鞍子上，清脆地响了一声，回手握剑把子，她那对剪水双瞳，可就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自己的肚子上……

那么胀鼓鼓的，又大又圆，总像是有八九个月啦……看着，想着，脸可就由不住红了，拉了一下斗蓬面子，哪又能掩得住呢？鼻子一酸，眼泪可就像断了串的珍珠一般的洒坠下来，落在地下，都变成了小冰珠儿，琤琮有声地滚动着……

岭陌上传来了一阵清脆的串铃声，哗楞哗楞的……挺像是走方郎中手里的那活儿，可是又不是的！仔细再听听，可就认

出了，那是系在马脖子上的“回避铃”，大概是马跑得太快了，怕撞着了人。

先是，雪原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——

刹息之间，现出了一人一骑，风驰电掣般地，已来到了眼前。马上这个人，二十四五的年岁，身上罩着老羊皮背心，领口子敞开着，一任西北风咆哮着，他骑在马上，却连眉毛都不皱一下。

他——挺亮的一双眸子，有一脸络腮胡子，可是被齐根刮掉了，脸上显得青糊糊的，衬以那张俊脸，有股子豪劲儿，确能令娘儿们一见倾心，而甘心拜倒在他足下，随他怎么样儿都行。

卜青娥发现了这个人，就像是沙漠里看见了骆驼一样，面上立时展出了笑容，她赶忙的策马迎过去。那个人早已到了眼前，由于彼此的势子太急，两匹牲口差一点撞了个对头，四只前蹄，同时举起来，唏聿聿长啸着。卜青娥身子一翻，眼看就要跌下马去，却被迎面马上那个魁梧少年，伸胳膊抓了过来。两个人同时坠马，在雪地里滚翻着。

忽然卜青娥撑住了身子，笑推着那个少年道：“别闹……”却又一皱眉道：“怎么来这么晚？”

少年伸手在她脸上捏了一下，哼道：“怎么，七八个月不见面啦，还好意思生我的气？”

青娥背过了身子，道：“人杰！今天约你出来，可不是跟你瞎胡闹的，人家可有正经事！”

少年涎着脸，道：“有正经事也留在后面，咱们先找个地方……走，你跟我来！”说罢，就去拉她的手。两个人在雪地里纠缠着，卜青娥有点吃惊，害怕……她用力的拒着少年的身子，可是对方就像是一只出笼的猛兽一样的。

他狠命的按倒她，在她脸上，眼睛上，鼻子上，恣意的狂吻着，那样子真像是一只饿狼。

卜青娥情急地推着他，有点像要哭的样子……

她用力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，翻身爬在雪地里，呜咽地哭了。

少年摸着被打的脸，还有点不大明白，他怔了一下道：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卜青娥忍不住扑到了他怀里，紧紧地搂住他，呜咽的泣道：“人杰……我害怕……我怕！”

少年一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，咱们的感情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，来，来……跟我找个地方亲热一下！”

卜青娥离开他身子，似羞又嗔地瞧着他道：“方人杰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爱我，还是假爱我？”这个叫方人杰的少年怔了一下，朗笑道：“得啦，小宝贝儿……这是老问题了，我方人杰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瞎话了？”

卜青娥道：“这么说是真爱了？”

方人杰道：“当然！”

卜青娥说：“你发誓！”

怔了一下，方人杰当真举起一只手，朗声道：“我方人杰发誓爱卜青娥，今生今世，永不变心——”看着卜青娥一笑道：“这总行了吧！”

卜青娥冷笑道：“如果变了心怎么样呢？”

方人杰无可奈何地道：“你可真狠心，少说一句都不行！”然后他闭上眼，又道：“如违此言，不得善终！”

卜青娥点点头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方人杰道：“好啦，誓也起了，你该跟我找个地方去啦！这些日子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……”

说着，又把一张俊脸凑了上去。卜青娥拒着他道：“你不是说过，愿意为我牺牲一切么？”

方人杰道：“当然！”

卜青娥皱着的一对蛾眉展开了，她说：“好！那我们现在就结婚！”

方人杰道：“结婚……？”

卜青娥点点头，却又羞红了脸，低下头道：“现在非结婚不可了！”

方人杰一呆道：“怎么？你家逼着你嫁人了？那不要紧，搬出来，找个房子，我养着你！”

卜青娥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那算什么？……我妈也没逼着我嫁人，是我自己没有脸在家里住下去了……”方人杰不耐烦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清楚呀！”

卜青娥叹了一口气，期艾道：“我有孕了！”

“啊！”方人杰陡然一惊，上下打量着她道：“你……别开玩笑……”他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，想付之一笑。

卜青娥的表情是庄严的。她伸出一只手抓住他，静静地道：“人杰，你先别害怕……反正我已经出来啦，以后也就是你的人了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，以后再也不用着偷偷摸摸了！”

方人杰猛一下子站起来，道：“你别胡说，我才不信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卜青娥挺身站起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看着他良久，冷笑道：“好吧！你要看就给你看吧！”

她倏地揭开了斗篷，现出了便便的大腹。

方人杰那张俊脸，蓦地脸色大变，身形一个踉跄，后退了好几步。

他呐呐道：“几……几个月了？”

卜青娥咬着下唇，又羞又气的道：“还问呢，都快九个月了！”

方人杰上前一把，紧紧抓住她的两只手，厉声道：“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？……”

卜青娥流泪道：“我去找过你，你秦师兄说你奉师命到江南去了……”

方人杰瞪眼道：“为什么要留着他？为什么不弄掉？”

卜青娥吓了一跳，她战瑟道：“我……都试过了……没有用……再说……再说……我舍不得！”

方人杰倏地一掌，卜青娥无防之下，面上沉实地着了一下，一交跌倒雪地上。

她吃惊道：“人杰，你打……我？”

方人杰愣愣地看着她，咬牙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这个孩子不能要——”

卜青娥含着泪，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现在已经太晚了……人杰！”

她爬起来，扑向他，恳求道：“……你不是说过吗，我要是有了孩子就跟我结婚，带我走，现在怎么又变了？”

方人杰挣开她，气馁地叹一声道：“唉！你胡说些什么，那是我一时说着玩的，你居然当真！”

“说着……玩的？”

“怎么？”方人杰目射精光道：“你还真想赖上我？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卜青娥面色苍白，害怕地道：“不……人杰，你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……”

方人杰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说呢！七八月不见面了，现在怀着个肚子来啦——卜青娥，你看错人了，肚子里那块东西，也不一定就是我姓方的！”

卜青娥蛾眉一挑，倒抽一口冷气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……人杰，你不能没有良心呀……”

方人杰狂笑一声，道：“良心？……哈哈……”说罢，身形一旋，“噙！”一声，已然纵上了马背。

卜青娥扑前几步，一把扣住了马缰，她娇躯战抖道：“方人杰……我不是这种人，孩子不是你的，我不会赖上你的……人杰，我爱你，为了你我也不要了，我……我师门也不能投奔了……你不能再丢下我！”

方人杰冷笑道：“所以，你就找上了我？……我能跟你丢这个人？”他用力抖着缰绳道：“你快闪开，小心马撞着你！”

卜青娥力扣不放，道：“不……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！”

方人杰面色勃然大变，目射凶光，却又临时忍住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算了，我今天来了，身边银子也不多，这里是五十两银子，你留着用，走得越远越好！听见没有？”

说时，探手自鞍内摸出一包银子，“叭！”一声丢在了地上。

卜青娥呆了一呆，松开手。

她这一刹那，眼中看到的，好像不再是昔日的恋人方人杰了，而是一只狼，一条毒蛇……

她节节的后退着身子，脸上淌着冷汗道：“你……这是你说的……方人杰……”

弯下腰拣起了地上的那包银子。

方人杰冷冷地道：“不够，明天我再拿些来，只要你放了我，远走高飞。”

卜青娥杏目圆睁，倏地把手中银包用力的向他身上掷去，无数的碎银子散开来，就像是一片银雨，呼啸着奔向方人杰全身打去。

马上的方人杰面色一变，冷笑声中，衣袖一扬，“琤”一声，

已把近身的碎银，全数收入袖内。

然后他怒视了她一眼，带过了马头策疆而去。

卜青娥用力地抓着地上的雪，掷过去，哭嚷道：“滚……滚……滚得远远的……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看见你！”

在无数的雪团飞掷中，方人杰狂笑着走出了视线……

卜青娥哭嚷着，渐渐有点声嘶力竭，才倒在雪地里，热热的脸，贴着雪，雪都溶化了。

在亭子里坐了快一个时辰了。

她倚着柱子，看着灰色的天，只管发呆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……

在昔日，她个性倔强，绝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，自从十岁那年随师练功，更养成了逆来顺受，坚毅不拔的意志力，一口剑在江湖上，也多少闯出了一些万儿。

如今，此时，虽然面临着如此重大的切身问题，情人叛节……生育……这些也都是一个普通女孩子所不能忍受得了的，而她，却又咬着牙忍下了！

“何去何从”？这是一个面临而急待解决的问题，她一直在思索着……

老黄马不止一次的发出了哀鸣，走过来，用头挨着她的身子，她叹了口气，站起来说：“你带着我走吧，不管哪里，走吧！”

忽然，远处传来一声清晰的马嘶之声。

卜青娥蓦地站起来，雪原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只一眼，她就能认出来——一点都不错，方人杰又回来了！

刹息之间，那匹健壮的大黑马，驮着那个伟岸的年轻人，随同着急骤的串铃之声，像是奔雷疾电般地，已来到了眼前。

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，卜青娥一刹时脸上带出了微笑，她

不禁想道：“莫非他改变了？……他毕竟还是爱我的……要不然怎么会去而复还？”

只要方人杰真的回来，在面前忏悔，她还是会原谅他的，因为她实在忘不了方人杰，以及方人杰昔日加诸在她身上的爱……

方人杰的马像风也似的由亭边跑过去，忽然又勒住，在马上他回过头来，向着亭子看了一眼，意外的显得很惊异，然后他徐徐地又策马，回头向亭前走来。

卜青娥原想招呼他的，却又有意思把身子转向一边不睬他。

方人杰下了马，一步步的走进亭子里，他眸子直直地盯着她，道：“你还没走？”

卜青娥冷漠地摇摇头，又把目光转向一边。

方人杰顿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听这种语气，卜青娥立时觉出来，对方并不是来道歉来的，她的心也立时就凉了。

冷冷一笑，她瞧着他道：“你就别管了！”

忽然，她觉出方人杰那直直看着自己的眼光有异，由不住打了一个冷战，倏地站起身来，她疑惑地道：“你……要干什么？……”

方人杰一双锐利的眸子，很快地在四周一瞥，冷森森地笑道：“卜青娥——你也算是我的知心人，我的手段你会不知道？”说时，向前走了几步。

卜青娥下意识地抓住了剑把，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方人杰狂笑一声道：“这叫上天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告诉你，我方人杰在江湖上这个名声闯来可不容易……”

他森森地一笑，又接道：“再告诉你……‘行易派’的掌门

人，已经内定由我来接掌……在此以前，我不能让你毁了我！”

卜青娥一惊道：“我怎么……毁了你？……”

方人杰冷笑道：“怎么毁了我？想想看，要是你把这件事散了出去……”

卜青娥内心蓦地打了个寒战，她忽然明白了，方人杰去而复还的明显意图，这真是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……当真是郎心如铁，如此作为，真连禽兽也不如。

她简直不敢想，方人杰会对自己存下这种心，一时面色苍白地道：“你……是回来杀我的……可是？”

方人杰点点头，道：“算你聪明！卜青娥，念在你我以前的交情，你来个自了吧！”

卜青娥冷笑道：“如果我不呢？”

方人杰剑眉一挑道：“那我只有代劳了！”

言罢，一掀鞍上皮盖，现出了他那口不同于一般的兵刃——金牛剑。那是一把在剑柄上镶嵌有“金牛”标志的长剑。

方人杰握住了剑柄，一按剑上的哑簧，抽出了剑身，他脸上的杀机益加的显著。

卜青娥目睹及此，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那匹老黄马的缰绳。方人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你刚才不走，已经丧失了机会，现在再走也来不及了！”言毕，身起，一朵云似的，已自马鞍上飘身而下。

卜青娥扳鞍欲上马，方人杰错步而上，“刷！”一剑直劈而下，卜青娥虽说昔日的武功不弱，可是她绝非方人杰的对手，更何况现在大腹便便，有了身孕……尽管如此，她却也不是弱者。

方人杰剑光一闪，卜青娥双手一按马鞍子，勉强的跃起了数尺之外，方人杰一剑掠空，长剑向后一送，剑芒闪处，那匹老黄马，唏聿聿一声长嘶，肚腹之间，冒出了大片的血光，倒

卧于雪地之间。

紧跟着，方人杰第二次腾起了身子，剑光如雨，连人带剑，再次的向着卜青娥身上卷去！

雪地里，升起了一阵雨花……

卜青娥在如雨的剑势之下，拔剑以迎，双剑交锋到最后一剑时，她身子终于支撑不住，跌翻于雪地里。

方人杰寒声道：“冤家，你认了命吧！”

“金牛剑”向外一展，奇亮如虹，冷森森的剑光里，卜青娥惨叫一声，右胸侧血喷如雨。

她在雪地里打了个滚，踉跄着向前逃奔。

方人杰自背后追上来，厉叱道：“呔！”

卜青娥一转身，方人杰金牛剑点出一点金星，直取她的咽喉，这一手可有个名堂，招术中名唤“开声剑”，最是阴损刻毒。

剑光一吐，卜青娥向左一偏，青丝一束，却为剑削了下来，迎刃飘散空中，只差分毫，就伤着了她的面门。

方人杰一跨步，正想用“反手剑”取对方性命，却见卜青娥左手向外一扬，打出了一掌雪屑。

带着悲惨的呼声，卜青娥勉力的纵出去，跌行于雪原之间，向着远处的山道间奔去。

方人杰追了两三步，恨恨的站定了足步。

西北风呼啸着，不知何时开始，天上竟又下雪了。漫空飞舞的雪花里，方人杰认清了卜青娥的去踪，只见他由腰上取下一只鹿皮手套，戴好右手，然后拉开了胯后皮袋，自其内抓了一把色作暗赤的铁菱角。

足下跨前一步，一振腕子，打了出去。

卜青娥身子一晃，扑倒在地。方人杰狂笑一声，点足而前，身形起落，快比飘风。

卜青娥奋力挺身跃起，却觉得腹部如绞，她只觉得全身再也提不起一丝力道，同时一阵头昏目眩，顿时跌倒在地，昏死了过去。

残废女人

方人杰赶上一步，狞笑道：“卜青娥，到阴间打官司去吧！”

金牛剑一抖，直向卜青娥背上扎去。

漫天飞雪中，忽然传来一阵疾烈的拍翅声，一只奇大的乌鸦，箭矢也似的投空而至，随带着“呱！呱！”的凄厉鸣声，那只远较一般常见的乌鸦硕大数倍的大鸟，蓦地向着方人杰面上攻到。

它用它一双爪，一只啄脰，向着方人杰双目以及眉心同时攻到。

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一件怪事！

方人杰陡然大吃了一惊，口中叱道：“扁毛畜牲！”

剑势一撤，向着凌空的乌邪身上斩去，那只大乌鸦口中“呱！”地唤了一声，就空一转，翩若惊鸿地向着左侧鼓翅而去。

紧跟着另一只乌鸦，却由另一个方向，电也似的袭到。方人杰金牛剑一转，用“追星赶月”的剑招“刷！”一剑，就空劈下了那只乌鸦。

雪花飞舞的空中，忽然传来大片的鸦鸣之声，一刹时，无数的乌鸦，自四面八方同时攻来。

这蓦然出现的鸦群，就像是掠空而过的一片墨云，随着动人心魄的群噪之音，纷纷鼓翅，往返穿梭似的，向着方人杰合

力攻到。

这真是难得一睹，惊心动魄的场面！

数以千计的乌鸦，在漫天飞雪里，择人而噬……莫怪乎，就连方人杰如此勇猛的武林中人物，也猝然感到心惊胆战了。

他施出了全身的功力，一口金牛剑运行得虎虎生风，左撩右斩，乍起又落，身手极为利落，一刹之间，死伤在他手下的乌鸦，颇是可观。

现场雪地里，随处可见坠死的鸦尸，雪花共墨羽飞舞，雨风啸长天一色，这一场人鸦大战，确实是旷古绝今，骇人听闻。

方人杰不愧是武林中一等高手人物，可是此时他所敌对的，不是人，而是席天遮地的鸦群。

他虽斩杀无数，可是这么多的锐目，这么多双利爪钢啄，真令他防不胜防！只消一刻，他身上衣衫尽破，腹背多处已为乌鸦的爪啄所伤，现出了极为狼狈的神态。

方人杰剑势，已不如先时那么凌厉，身步也不再那么矫捷了。

他跟踉在大雪原上，随着旋回的鸦群攻势，不时的跌倒又爬起来，爬起来又跌倒……那些鸟类中最丑恶的乌鸦，却像幽灵也似的，紧紧地纠缠着他，一刻也不肯放松，远远看过去，就像是一只被蜂群在围绕的熊，走到那里围到那里……

终于，方人杰不支倒在了雪地里。

空中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哨音，那是由人口所发出的声音，乍然听在人耳之中，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！

飞舞着的鸦群，在闻得这声急哨的刹时，纷纷停止了攻击，由先见为首的一只大鸦率领着，盘空一周之后，向着一丛松柏灌木丛间飞去。

大群的乌鸦，席天盖地而来，追风排翅而去，霎息间，已